

突厥语族语言的词汇发展趋势

——以现代维吾尔语和现代土耳其语的 bas^v 一词为例

买提热依木·沙依提

(Muhammatrahim sayit)

内容提要 本文对 bas^v “头”一词在古代文献语言、维吾尔语、土耳其语中,在词形、词义以及派生和合成新词方面的不同特点进行较详细的比较分析,揭示了突厥语族语言的词汇在同语族的不同语言中,早已走上了并已具备了独立语言的特征。不能够,而且绝不能用强迫的方式来统一,也不应该把语言学上属于某一个语族的独立语言硬说成是某一种语言的方言。如果坚持这样错误的观念,那就远远超出了语言学的范畴了。

关键词 突厥语族语言 独立语言 词汇发展 不平衡

大家经常在议论:现代诸突厥语言中哪一个语言直接继承了古代突厥语的最基本特征,或哪个语言最接近于古代语言;现代诸突厥语言的关系如何,其中哪些语言的特征彼此更接近,哪些语言的亲属关系较亲密,而哪些语言之间的亲属关系早已疏远等问题。同时,从国外出版的有些书刊中,有时我们也发现有人说“现代维吾尔语等是某一种语言的方言……”^①等不正确的言论。此外,在1991年土耳其出版的《突厥语诸方言词汇比较》^②第一册中把土耳其语、阿塞拜疆语、巴什基尔语、哈萨克语、吉尔吉斯语、乌兹别克语、塔塔尔语、土库曼语和维吾尔语等都作为某种方言,对彼此之间的7000个词条和语法要点进行了比较。其中土耳其语和维吾尔语里与 bas^v 相关的21条词中彼此之间词形结构、语音和词汇意义完全相同的只有3条,虽然读音上发生了少许差异但是词义相同的还有3条,从词的构形结构或词义方面,部分相似的有4条,其余11条词的构形结构、读音和词汇意义是完全不相同的。根据这些语言事实我们可以断定该书名中的“突厥语诸方言”的说法是不符合这些语言实际的。毫无疑问这些言论是违背了科学依据的,是荒唐的。但是这些问题用一句话来驳斥是不够的,需要用语言事实,以科学的态度来论证。语言学家们普遍认为:亲属语言的亲属关系在词汇方面较敏感或突出,词汇中共同成分保留得较多。这对某些亲属语言来说,或者说在某种程度上可能是事实,但从词汇的发展趋势来看所有的亲属语言关系并不是一贯如此。所以我们不妨把某些亲属语言的词汇特点相互作个比较,以便观察亲属语言词汇的发展趋势。当我们观察和分析突厥语族现代各个亲属语言时,自然会发现自从公元7世纪以来在不同的古代文献中一直被使用着的,属于基本词汇的相当一部分词语在现代的不同语言里仍活跃地使用着。从古到今延续使用的这些词汇叫做‘母语词汇’或‘本语词汇’。母语词汇的保存和应用在各个亲属语言里也不完全一样,有一部分可能被完整地保存下来,还有一部分可能在发音或词义方面发生了变化。如突厥古代碑铭文献中出现的 at ‘马’一词,不仅在其他古典文献中出现,

收稿日期:1998-08-15

而且在现代维吾尔语、哈萨克语和土耳其语中也相同。与其相反,在古代碑铭文献中出现的 $\text{taq}^{\text{v}}\text{gu}$ ‘鸡’和 ab ‘帐篷、家’两个词在其他古典文献中有时以 $\text{taq}^{\text{v}}\text{gu}$, ab , 有时以 $\text{tag}^{\text{v}}\text{qu}$, ap 和 taguq , aw , 甚至以 $\text{ta}[\text{vlf}]\text{uq}$, ev 等形式出现;而在现代维吾尔语中则是以 toxu , oy ; 哈萨克语中是以 $\text{taw}^{\text{v}}\text{q}$, üy ; 土耳其语中以 tavuq , ev 等不同的语音形式出现。虽然表示‘鸡’的那些词的意义至今没有变化,而 ab 这一词在现代各语言中所表达的词义已经不再是最早的单一的词义‘帐篷’,而且还包括‘房屋、家、生活’等引申义。

究竟古代语言或者文献中出现过多少个词?这些词在现代各个亲属语言中保存的情况如何?哪个语言的词汇里保存的古代词汇更丰富呢?对于这些问题,有些人,甚至不乏一些学者开口就答,有的说古代有两万多词汇,有的说三万多;土耳其学者说他们语言中的词汇不仅很丰富,而且更接近古代语言,我们维吾尔族学者当中也有倾向于维吾尔语的词汇库更可反映古代语言特点的说法,有的哈萨克族学者也说哈萨克语的词汇中古代词汇最多,跟古代语言更接近等说法。我们认为:以上种种回答都是凭自己的主观感性认识或者是并没有作系统的统计,只是根据某种局部的、片面的观察作出非确切统计或者是因为受到某种局限性影响而得出的片面结论,是不科学的。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对古代语言的词汇作出过系统而又正确的统计,也没有跟现代某种亲属语言进行过系统比较。但是从古代语言保留在各个亲属语言的词汇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分析。

如果仔细观察母语词汇,一般来说日常生活中使用的对话用语,表示工具、事物、人的身体部位名称的词语、农业和畜牧业中的日常用语,表示地名、人名和与宗教信仰有关的词语等词汇保存得较多,相反与政治、科学、文化、教育和现代化相关的词语的变化较多。

很多其他语系,如印欧语系其古代语言里表示各种亲属关系的词和它的词义在其亲属语言中完完整整地被保存下来。与它相比虽然突厥语族语言的诸多现代语言中也保留了这些表示亲属关系的词语,但是相对来说,这些词的词义,即所表示的亲属关系则大不一样,或者说变化较大。如古代突厥语碑铭文献中有 $\text{a}^{\text{v}}\text{a}$ ‘哥’, $\text{qada}^{\text{v}}\text{s}$ ‘兄弟’, ini ‘弟弟’等词。现代维吾尔语中, $\text{a}^{\text{v}}\text{a}$ 表示‘姐姐’, aka 表示‘哥’, uka 表示‘弟’, aka uka 表示‘兄弟’, ini 表示‘弟弟’。古代突厥—如尼文献中还有表示‘父亲、爸爸’的 qang 一词,在后期的其他古文献中有时用 qang , 有时用 ata 来表示‘父亲’,而现代维吾尔语中为表达‘父亲、爸爸’就用 $\text{ata}^{\text{v}}\text{dada}$, 哈萨克语中是 ata , 而在土耳其语中就用 baba , 可见有了一些变化。

在各个亲属语言中古代语言中的动词基本上都保存下来了,与它相反静词尤其是名词的变化较多。 ya ‘吃’, tur ‘站’, oltur ‘座’, yür ‘走’等动词在各个亲属语言中基本上都保存下来。

在各个亲属语言中单音节和双音节词保存得较多,而多音节词保存得不多,上述动词都是单音节词。

在各个亲属语言中古代语言中的根词或词根基本上被保存下来。如 bas^{v} ‘头’, qol ‘手’, tag^{v} ‘山’, yar ‘地’, $\text{su}(\text{b})$ ‘水’, söz ‘言语、话’等。

相当一部分构词(派生)词缀,在各亲属语言中现在仍然活跃地使用着。如派生名词词缀 $+\text{çi} + \text{İ}^{\text{v}}\text{q} + \text{das} + \text{im} + \text{ig} + \text{gaq}$ 等,从静词派生动词的词缀 $-\text{a}^{\text{v}} -\text{ad}^{\text{v}} -\text{da}^{\text{v}} -\text{ir}^{\text{v}} -\text{ik}^{\text{v}} -\text{la}^{\text{v}}$ 等。由于相当一部分词根和派生词缀保存在各个不同亲属语言里,即使所构成的词的词义有细微的差异,但是说亲属语言的人可以相互理解或能猜得出一些词的大概意义。

以上我们谈的是亲属语言中所保留的一些共同成分,下面谈谈亲属语言分化的一些共同

趋势

随着人民生活方式的不断地变化和提高,以及科学的不断前进,社会不断地发展。变化语言也在不断发展丰富。而且它首先反映在词汇上。为表达新事物、新思想、新科学、新生活都需要词汇这一工具,那么就需要大量的新词语。创造新词主要有三种途径,一,利用构词法;二,随着不同民族在政治文化等方面的相互接触,不同民族通过互相借用词语;三,赋予固有的词以新的意义。这三种方式对突厥语族的语言来说是共同的,但具体操作起来各不相同,其结果是语言中的新词越多其间的差别越大。

首先,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各个部落和民族从地理环境方面被隔离起来,再加上交通不便,以及社会政治的差异,就形成了不同的社会群体。从语言的角度来看就形成了不同的方言和独立的语言。社会的不统一,语言也不可能得到统一。再说语言本身又是约定俗成的一种社会现象,不能用强迫和命令的方式去统一它。所以在不同的社会中语言的分化是自然的社会现象。突厥语族语言中虽然有共同词根和共同的派生词缀,共同的构词方式可以构成共同的词。但由于社会发展是不平衡的,不同民族语言环境中所创造的新词不会相同。在维吾尔族社会中出现的新生事物在哈萨克族人民的生活中不一定出现,与其相反,哈萨克族人民生活和社会环境中出现的新生事物在维吾尔族社会中不一定出现;生活在我国新疆的哈萨克族人民所受的教育环境、受教育的程度以及教育系统模式跟其他地区生活的哈萨克族也不一定一样,跟撒拉族或维吾尔族人民相比其间的差异会更明显。哈萨克族人外界受到的各种影响,同语族的其他民族不一定同时接触。所以对新词的追求因此也就产生差异。各个民族不能够同时需要某一个词,就算是需要,也不是某个民族的某一个人构成某个一词之后就能在不同的民族语言中得到统一和推广,所以各个民族即使使用共同的词根和词缀,可是构成的词也不一定一样。如古代突厥碑铭文献中有 bas^{\vee} ‘头,头部;开头;顶端;高处’ 一词,由 bas^{\vee} 和其他词合成的名词和短语有 $\text{si}^{\vee} \text{bas}^{\vee} \text{ĩ}^{\vee}$ ‘军长’; $\text{tamag}^{\vee} \text{ĩ}^{\vee} \text{duq}^{\vee} \text{bas}^{\vee}$ (地名); $\text{ĩ}^{\vee} \text{duq}^{\vee} \text{bas}^{\vee}$ (地名) 等 14 个合成词,以 bas^{\vee} 为基础构成的派生词有: $\text{bas}^{\vee} \text{at}^{\vee} \text{d}^{\vee}$ ‘使某人带领,让人指挥’; $\text{bas}^{\vee} \text{la}^{\vee}$ ‘带领,指挥’; $\text{bas}^{\vee} \text{la}^{\vee} \text{n}^{\vee}$ ‘被开始’; $\text{bas}^{\vee} \text{la}^{\vee} \text{g}^{\vee}$ ‘有头的;头领,领袖’ 等词。^③ 该词在现代维吾尔语中作为最基本词汇之一,也在活跃地使用,并在原来的词义上还引申了很多词义。在《维吾尔语详解辞典》中就注释了 14 种义项:如:‘头,头部;顶峰,顶端,高处,上边;头领,首领,领导;(形容词)表示第一,总,最高;(形容词)表示主要,重要,第一;(引申词义)头脑,脑筋,智慧,知觉,内心;(引申词义)人,生命,自己,自我;(副词)从头,首先,最初,始前;(形容词)表示第一;(量词)表示数量单位,头,个,只;(表示世纪、年、季节、月、日或话语的)开始阶段,开头,上端;植物的果实,麦穗,玉米棒子;(引申词义)头发;上端,上部’ 等。在该词之后通过附加词缀构成的词有: $\text{bas}^{\vee} \text{qa}^{\vee} \text{I}^{\vee}$ ‘别的’; $\text{bas}^{\vee} \text{qa}^{\vee} \text{II}^{\vee}$ ‘再,重新’; $\text{bas}^{\vee} \text{qat}^{\vee} \text{ma}^{\vee}$ ‘管理处,办事处’; $\text{bas}^{\vee} \text{qur}^{\vee}$ ‘管理,操纵,控制,处理,没收’; $\text{bas}^{\vee} \text{qur}^{\vee} \text{gu}^{\vee} \text{ci}^{\vee}$ ‘管理者’; $\text{bas}^{\vee} \text{la}^{\vee} \text{I}^{\vee}$ ‘开始;带领;管教’; $\text{bas}^{\vee} \text{la}^{\vee} \text{II}^{\vee}$ ‘换鞋面’; $\text{bas}^{\vee} \text{la}^{\vee} \text{t}^{\vee}$ ‘ $\text{bas}^{\vee} \text{la}^{\vee} \text{I}^{\vee}$ 的使动态’; $\text{bas}^{\vee} \text{lat}^{\vee} \text{m}^{\vee}$ ‘大片田地里水最先到达的地方’; $\text{bas}^{\vee} \text{ĩ}^{\vee} \text{q}^{\vee} \text{I}^{\vee}$ ‘首长,以…为首的’; $\text{bas}^{\vee} \text{ĩ}^{\vee} \text{q}^{\vee} \text{II}^{\vee}$ ‘鞋头’; $\text{bas}^{\vee} \text{ĩ}^{\vee} \text{qt}^{\vee} \text{ĩ}^{\vee} \text{q}^{\vee} \text{I}^{\vee}$ ‘首领之职’; $\text{bas}^{\vee} \text{ĩ}^{\vee} \text{qt}^{\vee} \text{ĩ}^{\vee} \text{q}^{\vee} \text{II}^{\vee}$ ‘鞋面料’ 等共 39 条(其他还有很多例子,限于篇幅,不一一举出)。合成方式构成的词有: $\text{bas}^{\vee} \text{at}^{\vee}$ ‘用头打,反抗’; $\text{bas}^{\vee} \text{agri}^{\vee}$ ‘头痛;遇到麻烦或烦恼’; $\text{bas}^{\vee} \text{agri}^{\vee} \text{q}^{\vee} \text{ĩ}^{\vee}$ ‘头痛;麻烦,烦恼’; $\text{bas}^{\vee} \text{al}^{\vee}$ ‘砍头;结穗’; $\text{bas}^{\vee} \text{awaz}^{\vee}$ ‘领唱者(音乐用语)’; $\text{bas}^{\vee} \text{aylan}^{\vee}$ ‘头晕,分散心里;恶心’; $\text{bas}^{\vee} \text{atiyaz}^{\vee}$ ‘早春’; $\text{bas}^{\vee} \text{ag}^{\vee}$ ‘顺从,遵守,佩服,投降’; $\text{bas}^{\vee} \text{alt}^{\vee}$

çî‘使节’; bas al+ çî+ xanā‘总使馆’; bas barmaq‘大姆指’; bas bahar‘早春’; bas tema‘主题’; bas tiq-maq‘进入,占据’; bas sitab‘总部,领导机构’; bas xocî+ dar‘头号主人,总老板’; bas qay-‘头晕;尴尬’; bas qähriman‘主角,主要英雄人物’; bas qoy-I‘躺下’; bas qoy-maq II‘崇拜’; bas qur‘另起一行’; bas qis‘冬季的早期’; bas lüsyān‘总路线’; bas maqala‘社论’等共83条。除此之外,该词与其他词组合还可以构成固定短语、格言、成语等一百多条^①。现代土耳其语中同样 bas 这个基本词也在活跃地使用,并且由它也派生出很多新词。该词的引申意义也相当丰富,如: bas‘头,头脑;头领,首领;开头;基础;最高处;端,尖;开端;个;外汇对换利润;头部,周围,近处;自我;主要的;(在摔跤运动员五个级别的最高)一级;各个,每位;前面(海洋业)’等词义。以 bas 为基础派生的单词有: bas II‘疙瘩,脓肿’, bas+ aq I‘麦穗、玉米棒子,果实’; bas+ aq II(天文学术语); bas+ aq+ çî‘拾麦穗和玉米棒子或果实的人’; bas+ aq+ la-‘拾麦穗和玉米棒子或果实’; bas+ aq+ la-n-‘抽穗,玉米结棒子’; bas+ aq+ la-n-ma‘抽穗,玉米结棒子(名词)’; bas+ aq+ î‘结穗的,结果实的;像麦穗似的箭’等50条。

以 bas 为基础合成的单词有: bas agî+ r+ î q‘最重的举重量;烦恼’^②; bas alî‘摔跤运动员级别中的第二级’; bas+ di+ çî+ çî‘总排版员’; bas+ efendi‘(古代)总秘书,秘书长’; bas+ eksper‘总专家’; bas+ eser‘(在某个专业中)最好的作品’; bas+ eski‘最古老的某人,老资格的’; bas+ gardiyan‘总监守人,总监狱长’; bas+ garson‘总堂倌’; bas+ garson+ luq‘总堂倌之事或职务’; bas+ î+ bōs‘自由的,单身的,没捆着的,无领导的’; bas+ î+ bōs+ luq‘自由,单身汉,无组织无领导的状态’; bas+ boz-uq‘无秩序的队伍’; bas+ î+ boz-uq+ luq‘无秩序的状态’; bas+ katip‘秘书长’; bas+ katip+ lik‘秘书长职务’; bas+ kent‘首都’; bas+ rol‘主角,主要角色’; bas+ sav+ çî‘总律师,首位检察员,检察长’; bas+ sav+ çî+ î q‘总律师事务所,检察院’; bas+ sî z‘没有头的,没有领导的’; bas+ taban‘总基,奠基’; bas+ tabip‘主管医生,主任医生’; bas+ tabip+ lik‘主管医生位置,主任医生职责’等107条。除此之外还有与其他固定词组和短语、格言、成语多达100多条^③。

以上我们看了两种语言中 bas 一词的词义和以它为基础构成的新词以及它们的变化。当我们将这些现象与古代文献语言作比较时,会清楚地看到其间的发展变化,并确认它们是两种独立的语言。它们的发展变化主要表现在词义的发展变化,语音—形式的演变和新词的产生等几个方面。

‘bas’一词的基本词义虽然在两种语言中都有‘头,头部;顶峰,顶端,高处,上边’等词义,但是这两个民族所生活的政治社会、地理环境、生活方式、社会发展水平以及人民对这些现象的需求、认识、反映不尽相同,因此反映这些社会现象的新词也就不同。在维吾尔语中有‘智慧,知觉,内心;自己,自我’等引申词义,而土耳其语没有或不怎么用。与其相反在土耳其语中有‘外汇对换利润;(在摔跤运动员五个级别的最高)一级;前面(海洋业)’等引申的词义,而维吾尔语却没有。除此之外,这两种语言里各自所派生的新词也大不一样。

以下是在维吾尔语中新产生的词,在土耳其语中没有或不用。如 bas akuser‘(医学用语)’; bas bār-mak‘(牲畜)驯服;(引申)失败,投降’; bas bogaltir‘总会计’; bas bur(u)ñ i‘(水果、瓜果)最早熟的,第一,最初,最新’; bas toxu‘黎明前的鸡叫;黎明’; bas tolgi-

maq‘ 不满意, 拒绝, 不服从’; bas^v tin ot-kü z-mak‘ 经历, 视渡, 遇到; 思索’ 等共 36 条。

以下是土耳其语中新产生的词, 在维吾尔语中没有或不用。如 bas^v II ‘ 疙瘩, 脓肿’; bas^v + aga^v ‘ 锯掉树墩后的大木材’; bas^v ag^v i + i^v q ‘ 最重的举重量; 烦恼’; bas^v al^v i ‘ 摔跤运动员级别中的第二级’; bas^v ar^v i ‘ 成功, 战胜’; bas^v asistan ‘ 主助教’ 等共 70 条。

为什么这两种语言中在同样的词根之后, 缀加古代语言中均使用的词缀, 可是所构成的新词就不一样呢? 我们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 这两个民族对事物或现象的认识, 对它的反映不一样, 所以表达概念的方式就不一样。比如说, 这两个民族都有‘戴’这一概念, 维吾尔语里用‘穿’一词来理解, 就出现了 bas^v keyim (< kay + im) ‘ 帽子和头巾 (本义是‘头上穿的衣服’)’; 而土耳其语里用‘包’一词来理解, 所以就出现了 bas^v ör-tü (sü) ‘ 围巾 (本义是‘头上围的事物’)’。在土耳其语由比喻的方式引申的词义有 bas^v II ‘ 疙瘩, 脓肿’, 而现代维吾尔语中却没有这种引申的含义。

不仅在不同的语言中词和词缀的效果不同, 而且数量也不相等。比方说, 维吾尔语里用的词和词缀土耳其语中不一定有, 而土耳其语中用的词和词缀维吾尔语里不见得有。再说, 各个语言里存在和使用的词或词缀的使用频率以及它们的实际效果, 搭配方式也有区别, 结果构成的词就不一样。比如说土耳其语中就有构成形容词的词缀 + i^v A li 如 bas^v i^v ‘ 有头的’; bas^v i^v bas^v i + na ‘ 独立的, 单独’; bas^v i^v + ca ‘ 主要的, 重要的’。该词缀的古代文献中出现的变体形式是 + i^v g^v A i^v q^v A lig^v A lik^v A lug^v A luq^v /lig^v A lik^v 在现代土耳其语中这些变体尾端的 /g^v /, /q^v /, /g^v /, /k^v / 等音省略了, 就形成了 + i^v A li; 可是现代维吾尔语中没有出现这种省略现象。所以在土耳其语中作为一个派生词缀来使用的 + i^v A li 在现代维吾尔语中就不存在。

在不同的语言中词与词的搭配不一致或不一样, 即使在不同的亲属语言里都存在和使用同样的词, 可是经过具体操作, 搭配而构成的合成词就不一样。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维吾尔语中新合成的词, 这些新合成的词跟土耳其语就不一样。如: bas^v bar-mak ‘ (牲畜) 驯服; (引申) 失败, 投降’; bas^v burni ‘ (水果、瓜果) 最早熟的, 第一, 最初, 最新’; bas^v toxu ‘ 黎明前的鸡叫; 黎明’ 等共 15 条。

同样, 在土耳其语中新合成的词, 跟维吾尔语中新合成的词也不一样。如: bas^v + aga^v ‘ 锯掉树墩后的大木材’; bas^v ag^v i + i^v q ‘ 最重的举重量; 烦恼’; bas^v al^v i ‘ 摔跤运动员级别中的第二级’; bas^v ar^v i ‘ 成功, 战胜’ 等 21 条。

在不同的亲属语言中词与词缀的搭配不一定完全一致, 所以即使在各个语言里存在着同样的词和后缀, 并由此而派生新词时, 构成的新词也不一样。

在维吾尔语中派生的新词, 跟土耳其语就不一样, 反之亦然。如, 维吾尔语中有: bas^v ç^v i ‘ 首领’; 土耳其语中有: bas^v ar + i^v ‘ 成功, 战胜’; bas^v at ‘ 占优势的, 统治的’; bas^v ç^v i ‘ 工头; 卖牛羊头的人’ 等共 8 条, 而维吾尔语中则没有。

不同的民族对同样的词缀的理解和应用不一样, 也是造成形式相同, 语意不同的词汇现象。如这两种语言都有 + i^v q 和 + ç^v i 词缀, 可是同样由 bas^v 缀加 + i^v q 和 + ç^v i 所派生的新词在两种语言中各有特点。

维吾尔语中缀加 + i^v q 和 + ç^v i 派生的新词, 就跟土耳其语就不一样。如: bas^v saqt^v ç^v i ‘ 警察长’; bas^v naxsıt^v ç^v i ‘ 领唱者’; bas^v bas^v taqt^v liq ‘ 自行其是’ 等共 10 条。

与土耳其语中缀加 + i^v q 和 + ç^v i 派生的新词, 跟维吾尔语加以比较也不一样。如: bas^v ag^v i + i^v r

+ ĩ q‘最重的举重量;烦恼’; baṣ ĩ ĩ q‘工头,卖牛羊头的人’; baṣ diʒ gi ĩ ĩ q‘总排版员’等共11条

更值得注意的是:这两种语言都有 baṣ ĩ ĩ q一词而意思完全不一样。在维吾尔语里是: baṣ ĩ ĩ q I‘首长,以…为首的’; baṣ ĩ ĩ q II‘鞋头’; baṣ ĩ ĩ q+ maṣ ĩ ĩ q‘头头脑脑’。

在土耳其语里是: baṣ ĩ ĩ q‘头部;帽子,头巾;头版,题目’; baṣ ĩ ĩ q+ ĩ ĩ q‘卖帽子,头巾的人’。

在不同的新属语言里构成合成词的 baṣ以外词的形式虽然相同,但由于所表达的词汇意义不相同,所以合成词的新词词义也会随之而不同。如 kant在维吾尔语里是‘村庄,乡下’之意,而在土耳其语里是‘城市’,由此 baṣ kent在土耳其语里表示‘首都’之意,而维吾尔语却没有这种词。

在不同的语言里借助不同的外来词和 baṣ构成新的合成词时,由于 baṣ以外词的来源不同,那么在各个亲属语言里新合成的词也不会相同。早在七世纪,在古代突厥如尼文献里就有从汉语和古波斯语借用的词,随着时间的延续外来语借词逐渐增多。据不完全统计,现代某些语言中外来语词汇多达40%。各个亲属语言中外来语的情况也不平衡。如在维吾尔语里除早期阿拉伯和波斯语借词 baṣ bahar‘早春’; baṣ cinayēt ĩ ĩ q‘主犯’; baṣ dāptār‘总册子,总张册’; baṣ sardār‘头领,军长’; baṣ xoc̣ dar‘头号主人,总老板’; baṣ qāhriṃan‘主角,主要英雄人物’; baṣ katip‘秘书长,总秘书’; baṣ maqālā‘社论’; baṣ wali‘第一专员’; baṣ wazīr‘总大臣,总理’等外,从汉语借用的政治、科技术语有 baṣ lusiṃān‘总路线’等。经俄语中介的欧洲语言中借用的科技术语的较多,如: baṣ akuser‘(医学用语)’; baṣ sitab‘总部,领导机构’; baṣ yaṣ ayka‘总支部’; baṣ tema‘主题’; baṣ texnik‘总工程师,总技术员’等。在土耳其语里不仅阿拉伯和波斯语借词比维吾尔语更多(如, baṣ danışman‘总顾问,首席专家’, baṣ hakem‘总裁判’; baṣ hekim‘院长,主管医生,主任医师’; baṣ + hemsire‘护士长’; baṣ misafir‘主客,贵宾’; baṣ mubassir‘总管理,总监督’; baṣ mühendis‘总工程师’; baṣ mürettip‘总排版员’),而且从欧洲(如,法语、德语、英语、西拉语、西班牙语借用的词有: baṣ asistan‘主助教’; baṣ eksiper‘总专家’; baṣ gardiyan‘总看守人,总监狱长’; baṣ garson‘总堂倌’; baṣ kilise‘总教堂’; baṣ konsolos‘总领事’; baṣ papaz‘神甫,牧师长’; baṣ piskopos‘牧师长,主讲教师’等)语言中借用的词不仅繁多而且所包括的各个领域的内容也非常丰富。

总 结

以上我们比较了 baṣ“头”一词在古代文献语言中的形式和它在维吾尔语、土耳其语中,在词形、词义、派生和合成新词方面的不同特点。可归结为以下几点:

首先,我们不能因为在古代突厥语、现代维吾尔语、现代土耳其语、现代哈萨克语和突厥语族的其他语言中都存在 baṣ一词而认为诸突厥语言词汇发展是平衡的和相同的,更不能认为其间的关系是方言关系。

古代语言词库中的词汇在不同亲属语言中保留或继承下来的数量、范围和它们词义的保留程度在不同的亲属语言中也是不平衡的。

古代语言中存在,并在不同亲属语言中保留的同样词的语音、词义、功能、搭配方式以及构成新词的功能在亲属语言中也不尽一致。

从以上比较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虽然 bas^{v} 一词在不同语言中是相同的,但是以 bas^{v} 为基础所派生和合成的很多新词是不相同的。因此,突厥语族语言中新词的产生和发展趋势在各个亲属语言中不平衡和不完全相同。我们也清楚地看到各个亲属语言中由于借词的数量、来源范围、构词中的功能以及它们在亲属语言中适应或被吸收的程度不一样的,也是构成不同合成词的原因。

总而言之,突厥语族语言的词汇在同语族的不同语言中早已走上并已具备了独立语言的特征。不能够,而且绝不能用强迫的方式来统一,也不应该把语言学上属于某一个语族的独立语言硬说成是某一种语言的方言。如果坚持这样错误的观念,那就远远超出了语言学的范畴了。

注释:

- ① 见土耳其文,《词海》 OKYANUS, 第三卷, 2942页,“维吾尔语”(Uygurca) 词条, 1974 ② 见《突厥语诸方言词汇比较》 Karsî lastî malî Tûrk Lehçeleri Sözlüğü, Kültür Bakanlığı, 1991, Ankara. ③ 见《古代突厥语碑铭文献》“Eski Türk Yazıtları”, Hiseyin Namık Orkun, 771- 772页。④ 见《维吾尔语详解辞典》I, 351- 379页, (维文),《实用性维汉词典》, 132- 143页 ⑤ 注意,例证中的词,系按读音规则标音,而没有按词典中的手写形式。是因为怕有人误解,如词典中写作 $\text{ag}^{\text{v}} \text{r} \text{r} \text{ } \text{I}^{\text{v}} \text{k}$, 我们按实际读音写作 $\text{ag}^{\text{v}} \text{r} \text{r} \text{ } \text{I}^{\text{v}} \text{q}$ ⑥ 见《土耳其语词典》,“Türkçe Sözlük”, 147- 156页。和《土耳其语英语词典》,“Redhouse”, 135- 140页。

作者简介: 买提热依木·沙依提,男,生于 1951年,新疆洛浦县人,中央民族大学维哈柯语言文化系副主任、副教授。

邮 编: 100081

〔责任编辑 王会银〕